

# 上樓

許如真

心哪！我端賴你了。

如果電梯不是正在修理，如果這張 order 不是急的，我也不想這樣對不起你。

真是抱歉，我們休息一下可以，但是不能太久，我不知那位病人情況如何？醫生們可能在等着檢查報告呢！

我會深深的呼吸幾次——來，你也多跳幾下吧！我們一定得爭取時間，也許還可帮他幫忙，不然我們延誤了，可就糟糕。

我知道我不該走是對你作額外的要求。幾十年來，你已經竭盡所能的工作，我像一個虐待狂是不？！

請你諒解我的貪婪——如果我只是讓你毫無意義的自然拍動；如果我讓自己成天舒服的躺臥，那我們呼吸的是什麼？氧氣就是生命嗎？上帝不是這麼說的！

加油！我的心，想想我們走上四樓的實驗教室去上課那些日子，還有關仔嶺好漢坡的二百九十八個階梯，溪頭神木的青苔古道，我們還會說要去阿里山看雲海、日出……比起那些，我們只不過小小的運動一下而已，不然，想想我們的朋友，他們都在遠方默默注視，他們有多少期待！

他們的祝福難道不夠溫暖我們冰冷的四肢嗎？想想我們八年前依偎在一間會議室的角落裏淚眼模糊許下的諾言……我們要來的，我們終於來了，我們也穿上白衣，和醫生、護士共同忙碌。

不！不能愛哭。醫生，停下來了，他在看着。

我們給他一個微笑……沒事的，只是比較喘……電梯還要半小時才會修好，而且這是急的 order。所以……。

爲什麼他不趕快走開呢？擔心我們倒下來嗎？我的臉色真那麼難看？

再休息一下吧！我總是不講理。

我想你一定恨死我了，我不敢想像心電圖上你的臉——真抱歉，我心！我不知道那一天才能把你的麻煩解決，我一直爲我吃苦，我知道，我真感謝你堅持到今天，但是多麼遺憾，竟然沒有一位醫生可以爲你修補，我每天都在醫院候診啊！你知道的，但是每天那些長椅上的人都離去後，我仍然還是捧着妳，無助的回家——我能怎麼辦呢？

然而，比起許多人，我們已夠幸運了。我們不會抱怨看不見陽光，不能踢球；我們喜歡花香，還有唱歌，啊！就像 Baby-Room 那幾十個揮舞着小手小腳的娃娃一樣活生生的遊戲着——生命啊！沒有定義的二個活的靈！

我心：八年的磨鍊和等待，也許還會有另一個八年，我會窮得不知以什麼來感謝你，獎賞你，或者繼續鼓勵你？

再試幾梯好嗎？醫生與我們同行，他就要去看望躺在床榻的那個從前的我。我們一定可以爲他做點什麼，一定可以的。  
上吧！我心，縱然是一步一喘息，五樓就到了！

（第二十期）